

蠟蝓雜記 第十一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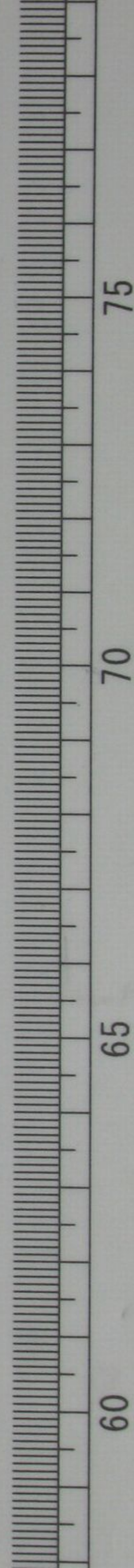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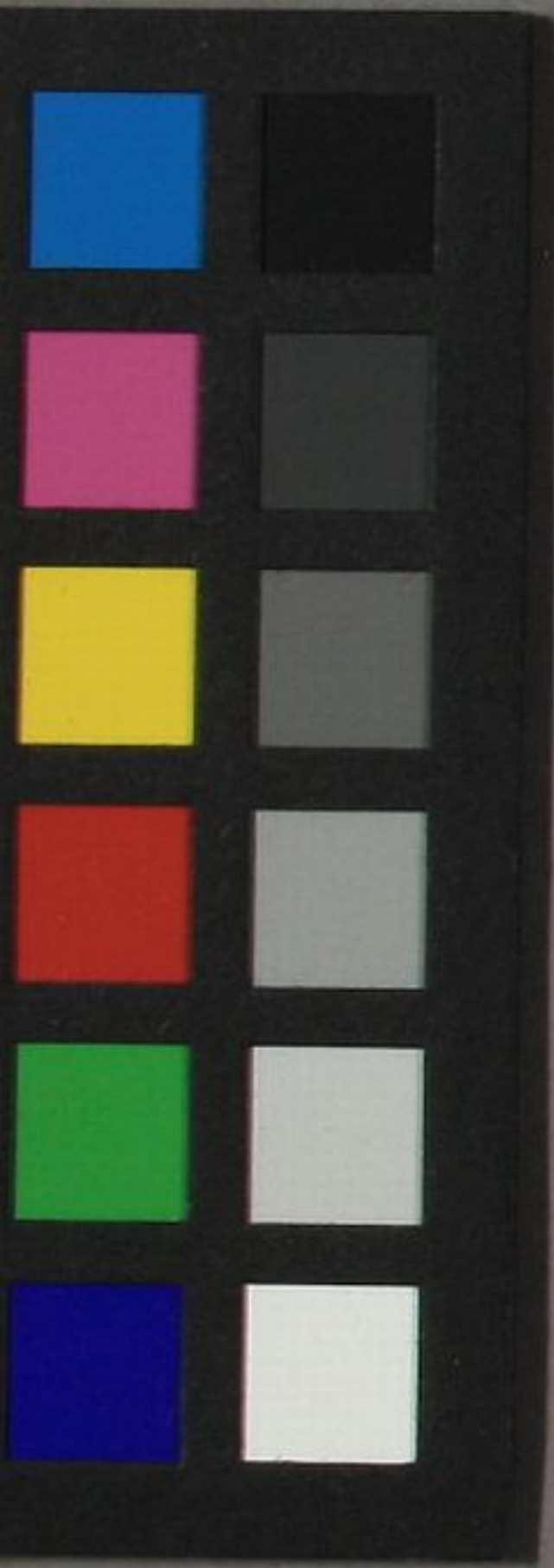
計六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96

6



蟾蜍雜記卷十一 目錄

耳孽記

白狼主人

夜飛獸

堂郎城露布

目孕

龍農

蟬大母

竹勿山石道人著

蟾蜍雜記卷十一 目錄

F0196-(6)

桐縣

蝥蛄雜記卷十一

竹勿山石道人著

耳聾記

固始何漢傑少不解刀筆而自用其能嘗治齊東一
小郡多縱殺人賊謂人云殺人者死規矩也可死而
不死巧也凡鞫囚問囚有婦者則皆曰可活蓋入死
者以淫而釋罪人以義焉時人諺曰殺人多恃家婆
無妻殺人當奈何然何君所至無仁聲以事為人中
傷竟削秩歸懼其奇疾之不傳也自爲耳聾記曰歲
支在鼠予將罷郡其三月釋三死囚於獄抑掄屬官

典史來言 卷一
一
睥睨幕客若與神明居操起死人肉白骨之柄午倦
倚隱囊初不成寐踞坐忘想察眸於微稟嚙下一人
推車出車中坐少婦抱小兒車行如水將担足旁予
視之人小如蠅虎推車一班白老少婦及其兒皆作
笑啼態予意召家人來視而口不能呼將出避覺身
重不可徙方驚疑無適而其人推車上予身自鞞緣
袍自腰緣肩予殆不能忍則右耳車轄間闕問其人
云今日甚憊卽投逆旅闈其少婦云不殺人於逆
旅使妾得淫人多矣

下車入戶哺小兒其夫飯交江
頗恣肆婦無匿聲久而後已
是時予心神機無何有
氣不絕如髮墮及夕始息予不欲告家人輩卧榻成
病凡三日不復噎予強飯起視事適縣民有誣其父
下淫者令責逐之而予好翻異市明察以其子來訴
勾攝其翁及婦訊詞意激切予將治其子上誣之罪
而耳中聞焉男護其男婦護其婦交詬互擊撲不可
已予心遽愒堂下不得盡詞堂上未有所決遂罷質
至夕其翁與婦皆忿極自盡予坐是罷職故事過失

免官者得赴闕自陳請註註丐復用予朝京師天語
下逮命以過自劾予方叩頭啟口而耳中人互唱俚
曲其聲刺魂魄予遂迷倒棄置勿錄自無官後此耳
寂不聞聲斯以告學士大夫必不信且責予妄顧耳
非我有孽爲自作所以致此者予不之知知之而未
敢爲無孽者道也日暮途遠身世可知記耳孽於是
時人復爲諺曰殺人不死淫人在耳不報請看何固
始

銘齋曰穴人之耳忍爲竊賊此夫婦之愚污人之耳
懼及衾禍此夫婦之不肖其無體而有體有聲亦無
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聖與神不能測而知之企
而行之是謂誠精神應幾微也

白狼主人

前進士田心字星火太原人浮華喜吟庸性多癖嘗
與友人書云吾若遠尋奇秘則別注山經靜課虛無
而獨成說苑一時枵腹士咸爲之趨風其處室也視
豔妾皆非人象妖童爲厥子初官禁近以事流遠州
遇赦還有髮如鶴有鬚如龍在途口不停吟目不廢

閱筆多所勦襲必自刻雕蟲云所過窮僻城邑往往
 詢其土人稽古疆索如野墟古徑人跡莫測則杖屨
 獨往與遂幽探也一日自北棧道乘舟下三巴溪水
 振急舟人云峻險不可行當俟平退星火登岸緣樵
 逕行四望皆山前邨月出見小家椽舍帶溪舡連山
 閣閣中出碁聲聆之為兩女子也一云姊今夜輪却
 一着誠不直些子一云知不敵妹之大眼也其一又
 云姊徒能夾攻而不虞我之涉其地若無人門焉者
 可乎其一再云吾姊亦本以手談而因談至謹局外
 人聞之將議其後百思

逐登閣笑謂二女曰女兄

弟之坐隱勝於避客之婦如吾能從壁上觀亦不徒
 玉積薪之間所聞矣其女兄詈云老僧亦來尋死劫
 耶星火吟云碁主先袖手劫死女攢眉其女弟笑云
 是白狼主人姊毋以措大為戲遂相與坐問二女何
 姓氏女兄云蕭仲韶季韶姊妹始嘗相士而歸之塵
 中之人類如轉囊之螻蟻安得同音臭味故終鮮兄
 弟鷄棲在山間則以一局碁消磨豔景耳語畢皆沉
 湓星火慨然曰並能居老夫左右乎則請以詩贄即

此則雜言卷一
四
爲長句云我聞伊耆考名數子欲觀象若碁布中爲
太極孕黑白四周三百六十度以教啟明測中天玩
物翻憐後來悞中央混沌鑿易死一奩荒唐白日暮
乃有仙翁憫海塵終始貞元以神悟開天半子天何
言小兒漫作方圓賦二妃奕棋珠作子勝敗忻然勿
嗔怒疏簾照花筍如水水剪雙眸對瓊樹可憐局外
難解嘲要覓花源不知路惟訝滿盤終是空風起收
鷗月收鷺我願無生復無死莫遣思深瘦腰素二女
同歛髮謝曰有詩若此不啻以玉局中爲聘矣是夕

二女竟合圍星火厭雌聲者兩女戎俱未遑對壘若
奕者舉棋不定仍歛局焉天明星火羞澀無似二女
相謂曰此等名士從之爲幽閉不如他適其掖星火
推墮閣下迷而復醒則身已在客舟中矣蓋蜀賈人
有泊舟於是者曉見溺水人援之起復能語言也星
火從清流未捨身命思昨事如夢但言其前繫舟處
舟人云離此間不止三百星火使逆流上訪前舟未
半日有深髮畫眉少年出於後牕凝視星火若欲有
言星火神變色動大難爲懷流涎而問之云白郎字

闕子吳淞人也隨父賈漢中今父死寄舟東下未識
止誰屋耳語罷悲態轉妍星火爲之舌橋良久乃言
曰僕被放還鄉例得復起卿能任青衣者僕不願得
萬戶封矣白郎悅乞同舟人爲介拜下風稱門子星
火樂不可支行三日始達前舟蒹葭之倚玉樹將老
是鄉翡翠之戲蘭苔爰得其所自此星火溺之始呼
門子爲郎命郎以主道事以父道親及郎自稱曰兒
則其父嘗受兒教嘗爲兒役後星火以內官資深出
典方岳頤氣之徒咸美之自然皆以後來居

前魚惟白郎固寵宣驕齒過書已歸也節制老

貪吏爭博白郎之嗜好官戶

曾爲長官客又卽其鄉人也子郵亭設供帳不識白

郎弄權進謁時方與星火接談白郎側帽入晚星火

云是何坦率吏不敬事吾上官某公亟與訴辨星火

默然視下其帶任白郎之叱某公不敢以一言拂假

子意某公出謂同僚曰吾再命於朝不及鄭櫻桃口

舌何運之蹇卽於是所在焚香祝天毋觸白郎之怒

星火知衆謗有自來然不能如之何矣後一年將朝

中書奏言卷十一
京師白郎以醉飽獨居忽蟬蛻衣履在地而失其後
驅星火哀痛過于喪明誅詞有王輔嗣尙爲童子地
下相逢庚蘭成已是暮年幙中孰坐之云某嘗道出
江西有判官來送者乞屏人語從之判官云明公尙
憶白郎否星火潛然云彼已仙矣判官云某嘗學天
師術縛諸山妖必訊所魅人與事曾有兩赤狐與明
公充下陳一白狼與明公同卧起星火惘惘判官云
蕭氏二韶狐也君養子白郎狼也星火慙且告之故
判官曰明公欲見其人乎出兩餅以殊符封蓋者揭
之一餅躍出二韶謂星火名士主人別來無恙星火
惘然丐判官釋之判官云是嘗共魅死一少年其魂
訴獄帝而二狐適爲某所獲將治之新奉勅轉輸爲
娼入苦海無邊矣二韶倏不見又一餅躍出白郎呼
曰老父懸憶我雖異類亦何日不思但生平以惡奴
得罪士大夫先爲功曹所錄又以獸畜淫尻喪巨卿
之精奪上壽之紀當皮肉不屬而塵化行赴業台前
受冥法而已大慟欲絕星火重爲之請判官切齒曰
明公有子而狼也殄之明公多壽而狼也促之固將

山精食其肉女魃寢其皮骨與灰飛魄爲火滅以快
神人之心破妖邪之妄所當撫掌請勿憐焉判官以
兩餅下吸二韶自壁中出飛入于餅白郎復其形爲
狼哀號乞命判官以二指斬之落其首卽爲煙縷倒
卷入餅星火驚悸成疾將以他法中此判官而竟不
能也

呂嶠夷曰田心任用狡童而欲長百僚難已狐雖魅
人得轉爲媚狼以妨主無復完魄似乎陰律之輕內
而重外則白狼主人之口蕭而取白者是誠也

曰判官號山石道人卽流陽師顯化宜也

夜飛獸

哈豹如使世居遼中生而鈞利弋色攀賊附姦重違
天方之教其部酋巴老告于廟而逐之初晉陵嚴使
君嘗尹陝隨鐘夜與小姬卧有劫五人排闥入尹披
衣坐于床姬伏腋下戰栗欲死五人皆跪床下云使
君勿驚民乃回部之豪東行乏牛羊脯狐貉裘須假
三千金壯行色耳以相思草然火請尹吸嚴吸筒數
口答曰我儒官也不善營菑苴豈有月費餘俸可以

持贈五人曰蒲富臨渭秦之膏腴民所需直唾餘耳
且非使君民必多取合其衆以至何所不欲而區區
以二三千爲請哉尹度其勢不得下乃慨然曰公等
皆義士尹卽無所靳惜自啟床頭櫃中取其三焉可
矣五人叩頭呼神君爰從櫃中取如數餘不復問劫
出尹公急擊所懸劍追而出至堂隅呼壯丁逮捕
賊勿失衆譁然夜起然炬持刃追襲時關門尙鑰計
以爲必可獲嚴公杖劍在前從之者幾百人而劫方
緩步徒手益奮勇進劫一人謂尹曰使君之劍飾威
也而不利用蓋授民尹震恐劍自脫于手劫得擊之
以劍指諸壯丁兵刃皆墮地五人飛而上城成卒從
堞間窺之乃五黑色獸也飛而下城無復踪影後三
載涼州戮盜四人始發覺被盜事蓋同時郡縣多失
事乃募捕人之有符法者擒五人而逸其一訊于庭
臨潼之三千亦其所劫其逸去一人卽貽豹如也豹
如先與四人爲劫皆化黑獸而能夜飛謂之蚩神變
後以隴西共飲妓舍而醉爲捕者所咒遂俱就執至
中途豹如自跌山梁下佯死閉氣捕者求醫爲之治

因而遁去其捕者功不掩罪云豹如將出玉關逢西域僧見而喝曰死囚生遁佛日不容關內購汝千金吾當得利益豹如涕淚引決曰師不慈悲弟子者請就死勿怖即出所掠嚴公之劍欲自絕僧笑而止之曰吾試汝膽力耳豈真追窮寇乎豹如稽首謝僧曰汝能一身飛矣而不能五体飛汝能全身爲獸矣而不能分体爲獸吾授汝術當秘之豹如大喜從僧行廢寺中僧索劍豹如與之僧咒劍成互_互合爲一

令豹如嘿咒引劍自新曰

也教豹

如誓曰犯殺與淫鬼啖其心更圖不軌鑿頭不軌鑿頭戒云後十年遇劍而盡慎之自是豹夜則飛一手或一足出俱成獸形獸俱雄而善交趨捷有力又飛一頭出則爲巨獸食銅鐵虎兕皆爲懼服且而還屬于休仍然一身也幻化數年遂忘前誓一旦還渥中思巴老之怨夜飛一手爲獸齧殺之其家以慘死懺于廟有女來奠貌絕麗又夜飛一足爲獸據其床淫之然心遂狂惑無主有吐蕃人謀亂者亦西域僧之徒來糾豹如始不可以師門同道爲請豹如竟無忌與

之盟而舉事及捕兵至豹如夜出其頭與手足爲五
獸劫之捕兵奔走豹如負隅自固時捕盜使某倅劍
州人偵逆徒憑險禱于軒轅帝祠假神矢以棘爲之
者灌羊豕血射其村豹如中矢化爲瘕狗卽縛以歸
斷其首釘之城垣其軀及手足分裂以殉五村落所
謂遇劍盡也並獲尹所失之劍藏庫中回部莠民皆
以獸身典刑爲鑒

匡山山人曰有一身之獸有分身之獸一獸身也倏
而五之五獸身也可離五五之去人愈遠于獸亦惟
西域僧之誅之誠哉酷也顧未化之狗爭欲私淑豹
如不亦癩乎

堂郎城露布

荻新洲有圃十里老翁詹時言廣植蔬果桑柘蒙密
瓜壺蔓延又繚以籬落隔別異種每至風前雨後日
杪烟初百其草者不止百其蟲圃中人處喧能靜久
矣時言有婿師江東字小隱弱冠善文當應舉時夢
爲金樓所壓占者以金適于用樓主其登皆祥兆也
及入場試帖括爲舜有臣五人章其篇中扼要云才

不難才不掩主德而治天下是以難焉德何至德自
蘊羣才以爲人臣是以至焉天下治則無爲之德也
以才輔德而兩朝之才自有餘有亂臣則大定之才
也以德需才而一代之德無不足舜之才有藉乎堯
故德之在揖讓者無勿至文之德尙貽夫武故才之
佐征誅者爲更難蓋三代以後鮮不重才而折衷于
夫子則終尙德又試雜文周公吐握賦有云吐茲粒
粒應憐南國之調飢握是垂垂尙憶東山之霖雨哽
噎無聞而飯何能整元

不甘戒其澤手心乎夢

隱高樹詩有警句云旁匿疑生明重步陰空豈逢
夸父杖卽返玉如官時譽者嘖嘖咸以爲萬選錢榜
發竟無名時有賈人妻左金者與院吏國姓爲姦究
易師文以進仍以他故黜師而妻得入穀經年始知
方驗金樓之夢然素性謹愿惟自飲泣而已時言招
之來圍營中夜不寐有輕雷起于牆下卽屋角聞金
鼓聲師以爲秋氣也拊膺嘆息達曉始休及次三夕
又復如是師頗疑懼其後夜篝燈讀左氏傳以伺其

聲三更有人叩扉者問秀才可是師小隱否師曰然
其人請開戶有遠使來謁師啟關星月中見一青巾
士長項巨腰兩手過膝而高視濶步入拜師曰先生
名噪小邦比者居隣北鄙將有求者可得白乎師曰
唯唯其人云吾君王長肱之國都堂郎之城寔莎車
王後也嘗巢居以撫其民卉食而貽其穀自謂無患
人將不爭乃有下土之蠻僭稱婁國聞君女高堂氏
之美不以玉帛日尋干戈勝吾君以愛女行成國中
燕脂婦女罔不疾首無如婁蠻三戰皆捷屢俘吾民
吾君下令有能破婁國者願以女妻之而讓以國先
生豈無意乎師問其姓氏云莎衛君之遠宗將臂右
軍治葛亭壤接讀書處用敢敦促請先生一行師喟
然曰婁國吾仇也當戮力爲爾君臣圖之其人謝卽
挽師袂去云先生自念寢息吾當助以足力師果倦
而昏睡其人負之趨已入城郭進殿宇數重呼師曰
先生起起此議政堂也吾君知先生來卽趨而就教
師方醒視則在一秘閣中朝霞飛盡宿露始晞竹樹
成陰映面皆綠有頃一青袍叟杖策而入揖師云先

生何相遇之遲也師知是莎王即下拜叟曰老者尚
 不禮以筋力况先生可蠲前耶相與共榻話命莎衛
 亦侍坐莎王曰吾祇一女雅不欲土狗為甥今婁國
 以寇婚媾吾不能為涕出之齊君和親之辱比于巾
 幘吾寧背堂郎城一戰就滅亦無憾焉先生當建何
 策師問彼軍利鈍莎王曰彼長于衝突病未飛揚我
 軍行遲輒遭攻擊奮飛歸國彼亦未能迫襲耳蓋前
 戰皆以平原償事師曰然則升高據險而誘之使上
 仍勿與戰俟其仰攻下而後伏我于恭以飛矢挫

動之其眾可降其

王曰

上軍驍卒百人命親臣莎利將之挑戰誘敵臂下軍
 命降將唐午統之以老弱兵百人偽迎降者于益引
 敵入命客將終先帥臂左軍葛亭令莎衛帥臂右軍
 各以射生卒百人設伏堂郎城左右林密高處敵至
 薄城則自上互射敵敗走即驅之而俘獲王自與師
 先生督臂中軍坐堂郎城待敵捷及戰諸將皆用命
 婁國以大兵至驟勝而進薄險遇伏死者無算餘跪
 城下乞降惟蠻帥身被數矢由地道遁去堂郎城大

捷莎王喜宴先生于城樓觀者呼曰大王將師子相
 長肱之民永無恙莎王授簡于先生請為堂郎城露
 布師曰此儒生本事也敢以鹵莽辭乃大書曰婁國
 者土蠻也居卑則狡逐臭而貪秦官有令志其鳴豕
 氏之書惡其隳是宜跛行喙息以保衰宗寧效蠶目
 豹聲而通上國夫何自貽伊戚凱觥我大姬更乃天
 誘其畏憑陵此中土齊大則鄭非偶妄欲求親號亡
 而虞必從詭云假道狎于三勝圖豈萬全我堂郎王
 震怒行赫義師載舉殺伐之聲入琴明堂重甲折衝

之氣迴轂奇兵絕險弱卒羈強花草木作人形古風
 雲知帥敗遂能一放設伏三帥成禽視彼牛羊而麾
 之以肱望吾旌旆而若崩厥角其首僅免為戮諸將
 爭先獻俘奏凱青邱騰懼翠輿是用載在盟府告我
 反邦俾教猱升木之徒爰奪其魄而喪馬求林之衆
 無貳乃心書畢即令懸之國南門葛亭令莎衛奏曰
 臣乞大王以高堂氏嫁先生而讓國之事先生必不
 從也莎王曰吾豈忘諸請先生入宮得為禮師拱手
 辭曰某文士聞本國有難以左氏紙上談兵之技破

斯小醜豈韜略之足稱至于讓國吾不能爲老翁攀
枯枝雖有國勿能居也卽娶以女嚶嚶趨趨于君子
何容心乎皆却不應命莎王曰且入官勿強先生耳
師終不可忽報高堂氏至卽有碩人螭首見客而拜
師答拜女曰無成之人幾至亡國兒亦不字尋常婿
願從君子歸服婢子役矣遽踊身入其懷中而寂無
所見莎王曰小女自不肯舍先生于我何有師憮然
爲別忽城下噪曰婁國敗帥以...書舍詹
翁告急師大驚躍而起又...
三

焉思昨事皆夢也而... 螭螂揚... 出美秀異...
緣師衣袖立視師笑曰高堂氏來乎螭螂點首于尺
夜則宿帳中晝在硯席左師所居螭螂不至殆高堂
氏爲之驅除云凡二年師將應舉螭螂啣墨書牛斗
字于几遂飛出簾外師以手招之復入依依手腕旁
吐水如血色疑別淚也是科爲同考牛司馬所榜列
第七由是感牛斗之前知自爲讀高堂賦
芥舟子曰婁國之仇不復而復堂郎之女于歸未歸
文人無命而文益成奇飛虫有神而飛且不測彼奸

其地來言 卷十一
一
胥之與富賈營營糞壤間畢竟無人之善心有虫之
惡德故君子不言報所以報也

目孕

緱一娘不知里居梁天監中秋乘筏至海陵營葦屋
而居自稱十六歲矣求不肖之夫而爲之育家無炊
爨不火食惟捕蛇生啖之女衣白絹衣時躍入水以
浴爲澣髮芳澤過人編紅線于髻螺如簪榴火雖盛
夏所居無蟲螿或以秋宵立涼露中感口出聲則海
甸訇然鳧雁皆爲之應明年春一角巾書生過居其
神采非常而行步特蹇一娘招之生遂謝始問何
行之次日答云身弱男不良于行因述其父代琴
高仙後生初男休無陽故名琴上六年已兩九未有
室家父爲仇家委蛇翁菹醢以死母令其變姓名復
仇已由荆揚出徐兗也一娘云無陽者須有子復仇
者先合婚琴生有賴其面幾不能回容曰卿之說非
強人所難卽令人莫解以爲好未免不情以爲譏得
毋傷厚一娘曰妾之求牡也過于雉君將念其山梁
之性配合以時而勿思遠舉乎生云若是其配合也

婿真爲贅人何以良寔未敢聞命一娘笑而執其手
曰君不達耶物交以精情交以神自今以往苟有動
乎情與余目成夫目凝二五之精則可以孕非無陽
有子乎生感其言凝視一娘乃絕世之聆是日以目
定情焉夕則爲生施卧具而自宿一舍冬一娘胎生
一子生喜謂一娘曰卿果有子矣復仇則何以教我
一娘曰妾已教小兒琴生愕然一娘曰若君之爪牙
非復仇之具兒及其年羽翼成精神出則可以得志
妾之胎教亦匪朝伊夕也名其兒曰睢兒數歲矯健
過中人食息如其母生謂一娘能再舉乎若報仇不
成兄及其弟一娘曰妾之于君有從一之義君之于
子無再索之緣求復仇是以有子惟此子爲能復仇
十有一年妾命子往彼時利卽放遊君不必以無子
爲憾生問曰吾夫婦其能久乎一娘曰及爾時妾亦
將隱矣君更不必以無妻爲憾生悲曰然則卿俾我
以人倫之樂而復奪之我不以爲德反以爲仇矣一
娘曰夫愛者仇也不可以固結故割愛以釋仇生恍
有得及期一娘教睢兒以術曰妾蛇翁戕害汝祖以

來知汝父不盲意中已無琴氏兒當變姓名爲奴三日奉其餐五夜伺其寢吐舌爲劍以首報命兒去月餘一丐者踵門告生曰睢已報仇不還家令賤子來告自囊中出巨蛇首白質而細文丐尋去一娘喜謂生曰此卽委蛇翁也兒已遊三山願君無念生自計母氏倚門十年餘當以仇首歸報一娘曰比年來阿母安得無恙生慟曰悲哉吾自有母子一倫而亦消歸無有蜉蝣之于天地何以寄生因搢頰欲死一娘莫曰君哀思傷神未能捐血一累不及念君之念妾翻尔邪

年有遼海道士浮至僧舍生語以前夢道士曰一娘吾弟子彼仙已百年子安得遇生咄咄出蛇首示之道士大笑啖蛇首盡而去有識者謂生云彼乃鶴老母爲所惑琴生居島中久人聞夜來時天樂大作出視之見旌麾導從琴生戴魚冠出海始爲水官云葯堂氏曰琴高魚耻其無陽緱氏鶴美其有子遇之妾矣至于仇旣復于囊中倫並夷于方外妻入宮而不見鶴在埳以猶鳴水官對此茫茫神女笑人寂寂

海國有枯魚之素吳門多舞鶴之悲令我苦趣橫胸
埋憂無地

龍農

洪澤湖東小家女漂衣于水風雨晦冥不知所之翊
日有鬻鱖者自湖西來云見一女子卧地若中魔其
父母恐卽是女隨其人訪之百里外果見其女裸而
呻吟待盡視其身晶光濼濼如水漿腥甚不可嗅呼
之久乃醒泣告父母云昨日雨初至無避匿所兒爲
巨爪攫以去卽有雲霧蔽体交接非常具初舉卽斃
死不知苦樂覺後見龍尾空去兒四肢淹漬則遺
沫滿身也其父母爲之洗濯而衣裙以歸未幾女有
娠十二月生一子額額頰俱高突自露異光而耳纖
若無有家人擲之不可斃或投諸水躍而出隣里以
爲靈物遺種宜善育後其女膚体空廓不復能合常
人人亦不敢遭龍妬故終不嫁子生五歲不語言而
善噉常食盡一家飯飢則向空嘯聲如鐘十餘年体
長出于屋腰腹須兩人抱手指美鵝鴨輒死犬馬見
之皆奔走村人授之以鉏開渠灌田日盡十丈年三

十言僅能數字食云喫喫眠云盹盹喜則呵呵怒則
礫礫惟好與獸接不敢侮人間則以鐵械擊其勢勿
少畏縮然性肫孝操作以奉寡母逢母怒將杖責則
伏地號泣而受中夜忽失其母竟嘔血數斗人有慰
之者曰汝母無恙詣汝翁龍君也始大笑欣喜後其
母卒不還家此人百餘歲卧湖田死村人將埋之高
阜一犬隨鼻尸行至窪處輒躍入地中露小碣有文
云父爲龍身爲農荷鋪千載誰能逢埋斯

村人遂塋于

如龍凡

惟淫者菴菴而兒不必佳訥者存誠而身無不壽則
士君子穀貽孫子而無忝所生之義詎不重乎哉

鱣大母

駱馬湖濱有破陰祠每旱羣禱于祠雖晴霽不雷雨
水自迸出如噴珠如瀉乳崇朝而盈尺旬日泛濫爲
臣浸矣故老云其下多鱣穴泉引渠破陰祠所禱之
神蓋鱣大母也艾山人平素隱爲之記云神寶姓字

家娘家世甚碣大澤間十七適下邳臧氏子二十而
歿生無所有以鱣爲兒孫考臧氏業捕鱣綿延數代
迄神死厥宗遂亾相傳湖有巨蛇魅人稱肥公子以
得罪河神化鱣形與羣鱣狎神之翁臧叟一曰獲數
十鱣肥公子與焉大過尋常緋質綺文昂首怒目神
以其不類請翁放棄之翁勿許呼之爲鱣魅專畜一
甕中將三年而後鬻當夏夜溽暑神施簾獨寢夢稍
甘覺有人接初疑爲臧氏子夜歸猝拒之其人遽遁
始如魘醒腥涎滿簾非復常道卽起視無所見惟甕
負竊卒有聲後數月神腹震動若感而孕自怨爲異
体所乘乃夜操霜刃燭肥公子俟其逐火躍出連切
數段如具五刑返于房卽以刃自抉其陰郭廓縷析
而死神旣埋土中体不朽而生十鱣能飛行共負神
之魂以遊神旣戮其父轉憐其子無形以乳會意而
哺十鱣亦解順親忝然有無母何恃之態神死三年
降于箕仙告其翁云于鱣之仇一虵報人將與物周
仁暴阿翁自壞子孫田槍絕陰房竟揖盜于是村人
咸信捕鱣之門子婦操刀自割懲隱隱也是時肥公

子有種曰已兒菩皮四足多噬人居呂梁洪以楚州
七月十三日僧伽爲佛戲施河燈偕水精來觀見神
于淮浦切齒欲爲其父復仇竟奮勇來搏神大怒驅
十鱓敵之八鱓共畏其足兩鱓互纏其頭已兒乃斃
會魔母從孟蘭高處見神之靈異亟招神握手與語
云阿姨十兒勝于老婦九子矣爰白諸神啟天官交
章共薦以神封破陰夫人傳水土諸鱓爲鱓大母其
十一究泉小使隨大母結香火緣祠旁十里無虵
行跡一也雖事涉幽怪終未敢以爲不經吾聞泗濱后妃視
神如妹鱓介君長尊之曰鱓師彼豈邀赫赫之名以
凌轢簪珥誇耀旗旄者哉抑名不在祀典而湖民伏
臘野廟有無若湮沒而不彰斯鄉人之責也夫
可石子曰臂爲人所執耶卽斷其臂破陰之事畧同
夫去于破者養尺寸之膚勇于破者全且明之性至
若惡虵而愛鱓人心之同神理無異且虵有淫慝鱓
立奇功殺之而後生故神而明

桐縣

慕容都士鳳縣人遷葉縣賦性旖旎耽狎邪嘗以遺珠拾翠爲長恨其身不爲妓衣自序奩體詩云非太上孰忘性庶寡人能好色滋生意于花草載好音而瑟簧誠當破魯男子之愚亦以尋宗大夫之契若使香隨霧散粉逐塵消何如心與蓬飛神同藻發初都士生有文在手左木天右仙吏衆以爲闔苑才都士亦未多讓及長由弟子員應省舉不得進者十年入太學赴京兆試又十年而仍曠北行過邯鄲其故妓紅綰絕豔也亦就淪落相見嗷泣爲歌一曲云風有緣月有緣轉眼春華幾千相逢不少年郎可憐妾可憐漫說邯鄲道工仙功名在枕邊都士感而答之曰鵜一雙鰈一雙目爾歸降我愛降無人及俊龐愁滿腔恨滿空烏柏啼鴉欲曙窗青衫對綠缸自此絕意進取時大范老子方禦西夏都士獻策自効請于朝當授一令及大范失事都士遂停注小范繼帥夏人不敢窺陝中都士以前勛陳告選人仍注官得花縣由是乘舟下牂牁江赴粵溪水流急舍舟而陸泊逆旅是爲水陸之衝烟花滿船竹肉在戶都士目不

及瞬忽見輿馬胥役來迎大喜謂吾即新令尹也羣
 拜謁乞升肩輿從之見輿人畫衣爛如雲錦胥役衣
 青楚楚有文采城門署漆園古邑大門署栩縣都出
 心疑問左右可即花縣耶羣唯諾而笑入所事見古
 木上竦香草下繁供執事者俱翩翩自草木中出小
 史多傳粉女郎二人執虎子如唐世尚書省焉民其
 熙熙以遊不事耕獲惟瓦木實草露飲食以遂其風
 服不滯而常鮮美每春日男女交錯為戲謂之揚天
 白自之縣正山居老閱百餘歲希謁長官然歲時來賀尚
 能飲百盃醉則衣婦人衣作參軍舞邑人云自置縣
 以來正不易人民愛之如守家翁長官即資之歸理
 庭無幕客有白晝吏數人掌案牘其文檄之來吏以
 意削以詞達官不求解亦無從解之印小如卵着紙
 弄金屑吏絨畢自作灰飛颺云縣僻無傳舍故用神
 郵也其縣中賦稅時有使者來民自輸納令惟上其
 成數而已居歲餘都士謂小史云吾遊旅諸僕可悉
 吾已蒞官乎小史云使君與茲邑有因緣他人或不

能至也其二女郎云執巾櫛捧盤匱使君大人矣
若夫隨風輕舉不染纖塵婢輩自以有一節之長當
哭過他部女郎請呈其技二女郎伏地作勢裙變雙
翅便鼓舞有聲遠集于樹或院中高墻都士以手招
之則落地旋起翱翔至再投簾箔入帳帷進而覘之
則俱偃息在床汗淋其粉香澤滿房也都士謂此邪
殆化人之區吾賦命不過綠袍郎好官多錢苦爲俗
累何若小邑之照牖民猶易苟無人代終此徜徉可
耳一日白哲吏以檄至告于官曰考績三載使君有
代者至吏民集木天材爲餞都士恍記其手又木天
之驗然不忍舍去泣然出涕遂以印授吏使上新政
自攜小史女郎出縣行數里始達其村見一木高不
可尋丈計蒼鷲起鱗介上巢一鳳時叶歸昌之音民
迓使君者皆曰此巢中祥瑞民等皆其子也以父視
使君遂於斯餞都士嘆息久之其民各對舞爲態跪
進一卮老縣正亦偕之舞有問台詞曰簡書方從不
敢效卧轍故事爲使君飾名請升肩輿如至縣日途
中彷彿皆前度經行者望市墟湊集處輿人請下胥

役叩頭別都士自視仍孑然獨還也至逆旅僕從正
皇遽見而大喜曰何處不求踪跡而見君乃在第三
日都士訝曰我赴任三年矣深怪汝曹不來何云三
日耶其僕從取主人日記簿指閱之方信乃悵然曰
官之美無如柘縣民皆太和之民治爲沕穆之治何
復營營於巧徵租納賄攀富貴之荆執貴奴之手
以爲能事求致顯榮哉卽命其僕從還鄉里不復之
官花縣賦詩云此心無物讀南華夢蝶生涯豈有家
我見是真佳是幻初衣何處不逢花都士入羅浮爲
道士將三十年空中來四蝶大如鷗向道士舞道士
還戲之如舊相識乃掖之西飛好事者傳爲仙驥將
人去豈卽柘縣故民也耶
三華子曰胡蝶縣中自是仙境不無香粉氣其理自
在離合間才人不遇而烹鮮所蒞仍是烏有之邦豈
非間情爲白璧瑕也與蝶爲緣蓋輕薄之未免矣爲
諷賦不爲諧談何其高詣

屬風不飲露若其高前

非聞靜然自進非也與難為絲遠離薄之夫安矣

不細合國木人不學而烹滄洲菘分景高信之深

三藩海月同懸練中自景山鏡不無香谷

八夫疑明時列列只出

數短之收書出船以列之西飛我軍去樹為斷

溪上深三十平空中來四艘大校國可嚴上

續古語已卷十一目錄

竹勿山石道人著

西域奴

茗上仙

陰沉木甑

二嬌

八八媳婦

蠟蟀雜記卷十二

竹勿山石道人著

西域奴

宗遂公子席九世之富祿三吳之豪宗未隱包山嘗
 云吾恨事三不如意事三先人湖陰構讀書樓搗具
 將徙中流舟覆棄其先代銅駝記墨蹟恨之一季第
 八歲就傳六月據地作字忽雷擊死石硯腹中龜致
 傷弟手求醫無能治之恨之二舅氏鄭虎臣于木綿
 庵殺巨奸而陳宜中害之海內稱冤今宜中遁占城
 無由復仇恨之三西山女梁文選為盜略去今入汴

帥之門不能見面一不如意也湖田千畝與鄰村貧者耕而食之聞相率爲盜不治恒產二不如意也震澤東生寺無高僧近爲淫藪安得掃除黑業宏開白蓮三不如意也公子每歲飯僧南山一丐者縷衣露腹鬚髮及肩方輔圓頤修眉巨目扶籐杖而前曰飯庸僧何以待異丐公子奇之問所由來云西域人少失父母願爲人奴問其名云從師學道俗字瑪瑙年十六矣來遊震旦了數果生數因公子拱手曰某亦勝主人任否丐卽膜拜云公子能辱收之某非徒稽大扇者遂挈以還舍歲餘奴病公子憂之日夕候卧榻語公子曰奴勿藥當自愈門下客也姓者欲君待兒昇之斯可矣否則防其內犯彼頭已不在頸是爲狂魂君今年當過此厄由是奴爲君搜戮妖星再無兵劫也公子如戒也姓北人本以降將南渡國變後客于公子待之有加禮其人嗜飲多慾見侍兒雕雲悅之一日醉後果以爲請公子曰非有吝也此婢不願事武人請思其次也姓慙而出公子閉關謹嚴一夕也姓忽操劍直奔外寢抉門以入欲得甘心公子

驚絕不及呼救其人已仆地頭爲瑪瑙所提公子呼
謝曰好兒何拔我之速奴不答擲頭于地值衆僕來
視見奴含怒去而也客一頭一身公子坐地咄咄爭
相慰喜以爲奴病亟何從來公子率衆視奴方呻吟
求水飲詢曉來事則曰不知衆始驚懼而公子嘆爲
神人叱衆僕出獨拜于床下奴躍起扶抱公子含水
嚥其面昏而卧地旋按其腰際指出一物如狗而善
走奴以指禁之揮劍斷狗腰如劈石公子醒覺腰脊
創甚奴呵指畫之卽平愈謂公子曰君不耻下交答
以至敬奴是嫌然纔取天狗于腰間而誅之妖星除
吉人福也公子曰卿病可痊須有大諮議奴踊躍曰
奴固無病病則有所誅斬矣卽隨至密室公子長跪
而告以三恨事奴曰難在覓醫餘二事易請先爲
海外之行奴必病死十日而歸報死則置冰室乞君
之龍眼珠爲含七日後珠無色奴旣生則此珠棄也
公子曰爲卿不壞之身何惜一珠哉其明其以奴猝
死來告公子命界冰室含之珠朝夕守其側至七日
忽作叱咤聲躍起丈餘而復瞑十日霍然起懷中出

頭骨二物玉印章一規云奴騎五色虬渡海三日返
東南島下占城偵宜中跡遇之于暹羅國歸命澳中
宜中善卜知有不測棄舟登岸逐至海隅縛之檢其
身得玉印章其自篆吾生也有渡之文隨設鄭公位
跪宜中而剖心以祭取其二頭骨與印章表信沉屍
海中而歸報命吐所含龍眼珠色黯成磚礫焉公子
稱謝奴云取先世墨跡須謁震澤君渠有文字癖且
官水曹請一人介而行公子簡善水蒼頭菰蘆生與
之偕去奴至湖岸書字于菰蘆生之掌命屋勿開果
隨之破水謁龍宮龍君答揖瑪瑙言曰索家鸞驚之
筆自晉迄今無不效覩墨跡者大王何秘惜耶龍君
曰誠有之不宜無贄奴出手中龍眼珠還納于口含
咀既久而獻之龍君曰吾固知居士有奇規也命
左右取第三架第二軸字幅奴闕竟以付菰蘆生云
汝卽持歸報郎子吾方共龍君談須臾亦返耳龍君
大駭問客將搆何處傳觀奴正色云還索公子以全
大王之廉如不可以吾爲質龍君見客意殊惡卽問
訊曰居士將智取乎抑力取乎奴云始吾用智今用

力矣出劍示之龍君惶恐請罪曰臣不識真宰佩劍
五一在君手笠澤之鯢何敢不服請獻一觴吸盡辭
出歸入門公子頂禮並以告先人之靈瑪瑙問石硯
腹中之龜既擊死有遺骨否公子曰季弟傷手後死
龜爲風攝去奴曰然則非擊死也佛氏命收之爲蓮
池玩耳果爾則君弟更難治公子皇然曰然則奈何
曰且盡奴力利鈍勿計辱思南朝諸寺半置蓮池乃
遊江南訪之至廬山視遠公蓮羣花葉皆不異相一
蓮小而花有妖豔葉無點珠卽立咒龜凡龍變者皆
叩首蓮際不出餘則匍匐至咒處而伏一龜雖伏地
微露一眸有所懼也奴遣去羣龜獨取露眸者拔簪
刺其腸出白血以杯承之納鯨魚腹中縣帶左此龜
無息其蓮頓萎遠公怒至與奴爲禮曰異人已取其
腸盍還其命奴曰師所優爲者而責之番人乎向萎
蓮吸氣者三還呼龜鼻龜卽動點首爲謝浮入所戲
蓮下花葉開放如初奴曰番人行性急師何以策之
遠公曰異人畢竟役使老衲也折蓮葉投江中奴躍
而入遠公以麈尾指之由牛渚入潤州出晉陵達具

區卽包山之麓偕公子視其季弟手細孔若針刺黑血縷縷卽號楚不已奴取其所覓龜腸曰血沃細孔中黑血不流季弟不號且言快意沃盡吻結而運臂指如常拜于奴前問其治法答云龜被擊則死旁注故黑血非震之餘威而龜之絕瀝也龜旣活卽以其氣生收其氣死耳然逐物勞神奴稍告疲小郎疾正自不易治舉家始爲季弟稱慶奴忽有憂色謂公子曰遠出挾旬君神不佳雖不至死亡驚悸可一世公子叩之曰主有益災不出五日宜出君夫人輩使奴相吉兇早爲備公子亟呼出命相奴曰餘俱無恙惟第二如夫人君之愛女三歲者宜有挺厄可救之乃書符佩女胸前而以一殊書字遣姬人常握謂公子曰君不遭刃無以馘羣盜卽書符于公子右臂使及期故迎盜刃是時東生寺僧永圓者習金剛禪爲幻遇湖濱爲盜者問近湖何門歛財誰氏藏色則皆以索家對約以後夜舉行明曉有倉皇謁永圓者云吾索氏僕瑪瑙也彼刻薄寡恩童僕奔竄盡矣吾西域人無所適將供寺役永圓謂此間故事入寺門必有

以自効爾何能其人云若寺中有攻索氏之役吾導而行永圓愀歎耳其人與之搆摹虛寔畫進取之策永圓呼之爲弟是夕瑪瑙導僧賊之徒以二更張炬劫索公子舍公子奮臂出禦盜斫之羣僕皆迎敵而無閉志惟一僕與瑪瑙相似奮拳出搏盜又斫之入內舍一姬豔永圓將逼之輒謾罵永圓怒以挺擊其顛并傷其所抱女無聲走匿奴導僧賊之徒入藏庫半陷廁中無所護而被擒其餘恣取皆先世乾沒之宮物家藏則未失守天明公子命執廁中賊詣縣訊盜狀皆曰索公子家僕爲導僧三人爲統領餘皆近村湖民卽佃公子田者但陷廁中人寔未分資財求宥過縣令先捕奴則早從僧賊中奔至云無亟訊吾速發捕卒數十人隨吾往東生寺則盜魁可得羣盜無一人逸令以瑪瑙被誘引盜者能爲捕先獄成可末減許之瑪瑙引捕者去湖民無漏網惟永圓師徒不見捕皇還瑪瑙云無驚有墜屋檐下者則縛之吾爲汝効力捕深感激瑪瑙向空作梵聲雨鼠大如羊墮檐下呼捕縛而自登屋脊如與人搏者擊撞有

聲未幾瑪瑙之頭墮檐下捕方驚惋聞奴屋脊間語曰速持頭穴之而貫以索捕駭絕遽從之奴忽自戶後至曰幸可慰公等呼水啜二鼠卽復人形爲永圓之徒嚼舌血噴頭則永圓之肩胛骨被索穿焉捕以爲神物其入縣陳獲盜事令大喜將出奴罪僧賊大呼曰瑪瑙不爲翁緣囚無死法叛主致盜彼惡得免令語稍塞瑪瑙初不置辨令方掣肘間索公子畏右臂率奴裹頭來驗兩瑪瑙相見各匿笑堂上堂下均譁然裏頭之瑪瑙言曰彼吾弟也捕三僧有微功亦足以敵其揖盜之罪吾爲盜斫死在頃刻何以償之卽頭破裂踏地死將坐之瑪瑙大言于堦下曰使君爲兄命取償吾願與羣盜同死令爲泣下公子了了卽請于令曰其兄已亾某願撫其弟令連諾屬公子攜歸並負其死兄去于是三僧及湖民皆駢斬懸首里門惟廁中賊滅死公子歸瑪瑙所負之屍已與爲一告公子曰東生寺阿育王建塔之所願捨身于茲恃王人翁爲檀越公子曰諾奴旣主東生寺公子嘗過訪共卧丈室聞院後有飲博聲察之見奴方與一

虬髯人台上明燈戲雙陸又聞酒氣馥烈經香積厨
後則瑪瑙坐甕邊被兩童子提耳而灌大斗公子屏
息入視共卧之瑪瑙則儼然跌坐入定也後以中秋
兩晦訪奴于寺其居處獨晴霽邀公子云以圓月上
時觀魔女戲公子諫曰前夜飲博之事吾爲卿不解
或以幻試吾吾故無說茲魔戲恐累名禪卿亦宜莊
色相奴曰爲君設也蓋靜觀乎及晚月上庭中忽施
帳幄有笙璫從月中下良久元綃素衣之女行列十
二對舞而來竝不招公子瑪瑙忽躍入行中抱持一
女衆女爭擊奔出帳後卽寂然公子徘徊帳中方悟
幻色非真勿爲高人過慮一白衣女自帳後入若曾
相識思竭而得西山女梁文選也公子驚問十年不
見遂尔頎秀然卿歸汴京吾心已槁豈期再逢其女
云汴帥以今夕宴他部中惡不能起虞侯來告夫人
命妾視之那識與公子覲面然隔千里而共明月他
日相從殆易也言訖風起女與帳沒公子立細雨中
入禪舍見瑪瑙方出定謂公子云三日內將還訪幼
時學道尊師十八日胥江潮生日乞來相送公子惘

惘歸及夕梁女乘一舸而至入門卽云瑪瑙卽爲妾
陷獄矣屬君棄家暫遊江淮公子卽泛舟以十八日
至胥江見瑪瑙騎五色虬背潮行舉手與公子作別
九月公子在江淮始得泚信蓋瑪瑙以八月十六日
入泚帥府劫梁女入泚河行帥自統大兵追之瑪瑙
匿其舟與戰被執訊之而無言十八日帥戮瑪瑙于
市卽與公子胥江作別時也又是日東生寺聽說法
者千人瑪瑙云潮無生日但有死日譬于衆生正苦
無死日也潮以沒爲死日衆生以何爲死日人皆點
頭有泣下者又是日公子季弟倚門望見瑪瑙忻然
來起居曰小郎所脫之瘡痂今已化小龜遊硯池中
矣秉筆時觀之可助文思其季弟察之而信是二節
者公子還里後始知之

茗上仙

吳興佳山水仙靈往來蠶月戴勝在桑執懿筐者聯

其袂也一女子自夫椒山泛舟來與羣女狎云阿姊何其勞誠不如妹之間適羣女問妹何爲云瀾草不堪方其潔海霞何足比其空以風離合與月醉醒不落煩惱城爲支離夢足矣爲羅敷陌上之歌固不能也但念阿姊業太苦願坐而代之羣女笑云女職飼蚕無柔柔則失其養妹能令自食葉耶否則以何術代女曰請阿姊偕妹入村中覓幽寂地笑語半時則柔自能供蚕食也羣女因答小村落有知來庵女尼出亾久矣其室外局無從得鑰女云此卽無難羣女隨入庵女至局處出簪代鑰啟而入塵尾在榻香烟自生佛地無纖埃羣女圍坐女問阿姊各家蚕數幾何羣女笑曰合之不億分亦萬千何可識也女曰不然阿姊意中有蚕卽一亦千也十亦萬也盈萬亦不億也敢問一萬蚕日食葉幾千兩羣女又笑曰此更不能記但滿筐而歸明而飼之不及暮饑者欲逸矣女曰然則一蚕所食之葉視其身固倍蓰重也羣女益笑其駭女旋出一帕蓋地謂羣女曰此下有數蚕阿姊各指其一妹呼柔葉來飼之羣女視帕下有六

蠶五適如女數因分指之而乞女飼葉女探手于各
筐內俱有桑葉大如掌者一片遂置蠶于筐中頃刻
而一蠶食一葉盡謂羣女曰阿姊各攜一蠶歸而視
家中箱上諸蠶當盡無飢色也羣女云一蠶一葉食
何能徧女曰葉葉相生絲絲相貫一蠶不長一葉不
消大蠶無卽小蠶有也大葉神故小葉化也羣女不
知所謂將別去輒訂後期女曰斯遇也有一而足曷
可再乎女仍扃戶出旋矢之羣女以筐歸明且視箱
上飛已如宿飽而筐中大蠶不復見皆大驚喜告其
村媪咸以爲馬頭娘惠汝采桑女顯其神也各以香
醴爲賽其明日羣女至桑下無覓此女惆悵還過知
來菴忽見女尼罵曰何物女娃引芙蓉城小姑來擾
精舍羣女相顧無色云卽有之非作賊竊僧尼靈杵
也奚以嗔爲女尼曰若輩烏知此姑善遊戲上元姥
勅予獲之勿使墮塵趣設有不戒小姑歷才女劫吾
受天官三百杖今馬頭娘以小姑狀奏天帝其文曰
臣伏見芙蓉城小姑媯氏靈竒好弄狡獪恃才逸蠶
女于無工致桑神于過悴效世人鬥草之技啟天女

參虫之風權宜五行顛倒百物稍有涉于機事卽將留其慧形請下仙吏處分媯氏臣馬頭蠲謹上言又上元姥遣使責吾云姥以小姑爲托汝不能保障之而故繭絲之使小姑陷塵網知來庵事覺小姑將降生于媯氏汝罰不免矣夫然而吾安得不嗔羣女謝去私相謂云吾鄉媯諫議夫人孕三年而未生豈待此小姑乎還家驗之是月夫人果舉一女其孩下地哭畢而笑珍惜過于男七歲有賦嬾云無腸而有腹介七北監州又命爲麻姑瓜詩卽云世人不着癢仙瓜細相爬竊得神鞭背海山生紫霞嘗代父題同年生行看子上圖林下美人景女搗管云花須憐月月憎人人自高歌鳥不喚一樣羅浮好風景不知色相若爲真時有同年樂正鳳罷守歸爲其子求姻以女幼却之樂夫婦俱愠諫議語云兒女自有室家不以同年之面多曲折也嘗與女爲駢語云無東西都之才亦負才士女對云有大小戴之禮斯爲禮崇值父誕日女未字人也繪采芝圖以詩爲壽云我儂采紫芝不進胡麻飯待得阮郎歸流霞爲翁勸時女弟已

相攸韓土久之乃歸平原赴南昌念親致病又慕曹
大家左芬之有名于時而已恐湮沒也擗髀以歿纔
二十三耳屬續之父父夢天神奪其手中錦凡越月
女因問至父爲誅云伐帝女之竹洒淚何窮穆愚公
之山填海靡盡夫人亦夢女云兒已証仙班毋勿念
夫人君悼女亦俎父集句云海色西風十二樓鳳城
宮闕楚江秋緣知此恨人多積懷古思鄉共白頭女
又見夢于父云兒本芙蓉城小姑媯氏也爲茗上仙
以馬頭神之刻謫凡間仍爲媯氏女慧人多窮才女
無命固也今止元姥命兒還元入蕊珠宮闕永不
濁世父有德無薄行前生注仙官勿憶兒自戚遂廢
寢食也遽去旣醒嘗涕泣爲同年生言之

陰沉木甌

高涼洗夫人事朝廷恭順每遣使貢方物陳後主嘗
有詩報云向日五羊郡揚風入桂林邦綏重九鼎闕
帥貽雙金儉德豈求賄休徵方猷琛東甌舞豔女南

越巢珍禽疇以答明德庶幾懷好音願言矢卿月終
古同升沈夫人得詩蘊結凡賸物堪充饌者皆生致
于金陵時後主與狎客賦詩結綺樓有談龍脯者一
客云張茂先所辯青色鮓雖得諸千年積薪中然食
之致毒火召疾雷且非俊味以趙佗台下池中赤鯽
爲最彼龍子而魚字之故魚形而龍質肉旣甘脆食
者無所觸忤後主奇其語手書賜夫人曰魚軒靜好
烏戟清閑緬鼇柱之屹立跂蜺旌與飛揚知每飯不
忘乎九重惜回朝勿及乎羣后莫云觀止將有求旗
前者大庖屬屨小宰嘗羹惡羊頭之爛耻鷄肋之棄
每思龍脯迥異候鯖卿其竭趙王之池學夏后之黍
作贈以猷載馳而來書後並載龍魚之說夫人得書
恐無以報命也禱于池神三日網得二鯽遂遂鱸之
盛玻璃護金罌二器由廣州驛使進至景陽宮後主
共客將下筯似魚而餒疑肉且腐腥迴屬無敢致蠅
刺切責中使奏稱行三日而色變將千里而臭聞食
品誠佳貯非法也後主識其故手諭夫人苟有熟食
入奉者須購藏羞之器不然相金玉以承筐篚徒逐

臭而非慕羶橫公之屍可以掩鼻腐鼠之內鮮不攢
眉也夫人奉諭慙怖無地有老兵爲其子覓傳箭瘡
藥或云維摩寺後山澗中有鮑太守煮石木枝小而
堅色如丹砂熟之療瘡立愈此兵入山循澗行終日
不得一枝木晚宿石穴中聞人語出于穴左月色正
皎視之一人衣灰色織文服一人衣黑色破褐灰色
衣人曰我五行在三四旺第一不遭侯代免受帝封
故男仙隸者名曰公山魅緣之冒爲客而升天之博
山盈只逐日之扶老成林吾宗曰蕃劍宿居首視爾
之頭不成廉徑而入鄙徒製桓家之擗鮮書蔡氏之
經以至尹比其巖甯嗤其爛者高下之形別輕軒之
分殊矣黑色褐者怒曰吾植山之骨孕玉爲兒庶子
不朽之材遭人納汙之謗今子置身青霄昇我黃壤
何可忍也同將報之子其發揚偉烈而濟時艱吾亦
抉摘幽光以消夙忤灰色衣人復曰僕偶失辭君胡
介意夫唇齒有兩傷之理城魚有相及之災若僕爲
金剋君豈瓦全况燬性不能存萌生可復長恐仗身
之燼無餘而接菜之榮自在耳黑色褐者怒猶未息

倏林中暴風起有鹿巾人呼曰蔚夫人來詢二客近事無匿避風定有黃衣施錦綉中年婦與二客爲禮共掛就地坐蔚夫人曰頃者季弟南山隱君來信金陵主檄嶺南取吾腹中一塊肉洗帥以無食簞故遲行獵之命二君何所聞灰色衣人曰若洗帥取材于吾則夫人無所望矣今吾與隣人齟齬亦爲此也夫人曰彼未解黜頭卽思饒舌若以二隣不睦之故抵掌忘談吾家誠無完卵然蔚氏族大當驅蝟斗燔之黑色褐者曰三人俱在劫中視我且不能免况詈我乎是速之行而自縛以縛人也卽拂衣去夫人嘆息泣下與灰色衣人訣各奔走散天明寂然此兵以白其長適洗夫人召幙士商榷曰前進龍脯承筐無策敬事之義缺焉今宮中張貴妃思食豹胎使者來徵肉食羣公何以謀之衆默然一番使前曰聞粵有千年陰沉木置食物三月不敗昔南越王夢龍川人獻是木爲肉棺後少有護者夫人喜榜于戟門鄉民以是木所在告者予千金匿不聞被發覺者春城旦老兵之長亦以所聞山中語陳告闔者傳有破褐人求

見夫人納之其人云某石謨維摩寺後山村人知陰
沉木所在過六澗直下十二里經吾村中自小字碑
掘三十六尺卽得木刻之可製材二具食甌五枚及
血流處而止卽不可取也但吾村必遭火厄乞夫人
戒無縱夫人予之千金辭不受垂涕而出審其詞貌
正與兵言相合乃下令先伐木而後出獵依其策下
澗尋覓惟巨石剝落黑色平鋪澗底土容百人有小
碣載云石隱氣蕭森奇材護尺尋灰飛烟滅後二馬
獲陰沉夫人解曰此下有木當焚石掘取二馬之轍
應吾家姓也衆舉烈火燒石恍惚破褐人之情止勿
過石已破裂如所掘深處果得老木灰色而細文如
纈橫而截之如所製爲材與甌之數木流血已不能
鋸解仍復土埋之卽以是日縱獵山北遇牝豹出持
戟軍刺殺之是卽蔚夫人也剖腹得胎夫人親自割
烹分五甌盛其味達金陵啟甌而香始升後主以賜
麗華食盡甌芳潔如故益封百戶陳亾五木甌燬于
火夫人卒用所製材一具一爲交州人竊去後採陰
沉木者相望于道多以僞進云

尺遺子曰龜害枯桑狸焚老表物以有用為累也治
吳而夷光被沉下齊而食其遭醢人以有用為累也
陰沉木不終潛晦如才能之士濟時而不能自全為
可惜矣夫以一縷之味而遣其邊師贖菟苗禍木石
麗華之見誅也宜哉

二嬌

湯羨銅官山下有穴通洞庭包山或避亂携妻入穴
種芋苗為糧支老樹為屋不逢虎豹亦未見仙靈蹟
膏未沈法輿之亂吳民多藏者又不敢入包山而乘

船湖壯兒以械器為備具匡席帽兒者讀書無成偕
惡少為劫被漁父所刺頭頸破裂回蘆中垂死有叟
過其地嘆曰此子亦墮鬼道耶診之一息斷續張目
如乞命狀叟出囊中小黑蛇繞其頸三匝而以舌刺
其鼻即嚏吐涎如墨霍然便能行穴中叟牽之入銅
官山坐石几命之跪叟誓曰地仙忍辱班中子為高
弟乃以盜損軀乎帽兒叩頭謝叟取一白丸如琉璃
者與之啖云此光明乳在仙為根莖在俗為塊壘遇
不如意事則探喉取之出使中虛而感釋境過仍嚙

二十年後長橋酒人家待子食蛟卽歸班籍也帽兒
別去隨村人種芋忽來青衣女郎願與爲偶帽兒曰
貧女無自奔之理姑息必非丈夫今日納汝爲婦何
異乎他日縱汝爲娼乎執不可女郎曰不少富家兒
輒相從吾子何浮薄相譏也帽兒被語深憤出丸喉
間白光盈室女郎該走失其綉履時具區劉大區亦
避寇湖中見女子浮水際曳而出衣襦浸潤豔白非
常有芙蓉綠波之灼躡而問之云江姓隨其母居陽
羨之長橋浮家至瀾湖被盜遭溺不死命也大區見
女妍妙微逗遛之女曰寧以水死豈遂淫奔請訪于
母以謀求也大區年少嗜色不容兩端卽持之曰吾
富敵大郡未有聞人有浩浩之水何患無盲盲之魚
卿宜自擇女旋破涕云雖然以婦視我則未可自媒
也遂請隣舟翁爲媒夕卽合卺蓋卽席氏屋後遺履
之女也女蕩佚無節樂不知疲亂定後登岸居室訪
母無踪大區以女司筦庫久之失檢大區不疑有私
交也帽兒還陽羨爲人傭田有漁人符翁以孤女言
媒者其姓名爲江小嬌由長橋徙瀾湖無家依舅氏

美而善釣帽兒娶之夫婦懽洽勸之還具區人家有湖田招佃者代耕而食小嬌日事妝飾帽兒以爲嫌曰我耕氓爾釣女也以釣釣魚而以色釣人何以待耕者乎女慙亦不知改舊時惡少復誘帽兒飲博而以無資氣短惡少或曰君之家高屋連囊平畦接隴皆爲劉氏所算壤而有之其直不過十之二三君其取加焉卽不及數猶可以救迫苟圖策應吾輩自來帽兒如其言登大區之門聲討不已其婦遽出解紛帽兒熟視之曾相識者而忘其所由婦云席郎非外人新娶吾妹兩婿豈相病哉兩人俱惘惘其婦云江小嬌非席家婦耶帽兒驚曰何由知我家享其婦云吾爲大嬌汝婦爲小嬌江氏女兄弟也前舅有書至吾故知之大區揖帽兒云然則我與若以刑于而爲友于也先此之校苦不相知帽復揖大嬌呼爲姊大區夫婦命肩輿迎小嬌至叙家人禮大區出百金似帽兒云不必籍詞先世業緩急須其謀耳由是嘗迎小嬌與其姊居帽兒棄其佃田金錢隨手卽罄常與大區饒舌小嬌轉語其姊云可貸以千金令其貿易

後則無復相貽也姊從之帽兒得千金買鐵爲治人
小婿諷阻不可卽得頭風云妾少畏鐵物今君爲此
業于身不利願移姊家帽兒曰富人姨勝于貧人婦
多次弟息侯未死無孕堵敖也小婿曰妾從夫者自
無貳心但市井多不良君亦宜加意帽兒旣爲治嘗
橐數百金入閭門呼擔夫載行李旣入城東轉西向
衢多岐趨終日而失其擔帽兒不爲人言惟潛以指
畫歸肆中索紙筆摹其面目一一繪之初不類意
殊闊絕出喉問白丸弄之頃刻圖成懸之幾城下呼

于市曰盜吾財者此人也閭門之擔夫曰以千計過
者來視俱笑且罵曰此陳野猫也如欲有言真能作
賊帽兒卽揖羣擔夫乞引于其家陳果出作怨聲曰
昨者何處相失令我無策携行李于家衆以其詞詭
或施拳帽兒檢其行李僅缺數金云此卽不怪尔且
有護行李之勞以之奉酬何如歲餘帽兒資本復盡
不敢向劉氏更有所言諸惡少遺之衣食仍棄其市
肆寄光福山村舍中忽一夕劉爲盜劫大區聞盜言
曰數十萬之積而使席帽兒無家此不爲仁義者也

可大挫此財奴盜既退不以聞于吏是時五湖長爲
法與幕士初歸命而授官者遇富民被盜事發先誅
求其慢藏之過而取盈焉故不敢以告羣劫視主人
懦未兩月而三至大區始疑帽兒致賊深以爲憂有
賊曹叅軍捕者兄弟二人亦法與餘覺也獻謀于大
區曰劫頻來雖富不可支也外間爭傳禍山汝戚若
各予千金者吾輩力能斃之無功仍不受賞請以三
月報命大區曰彼死如吾媿之報復何二人曰其身
且將爲君有何報之云大區曰雖如是是事不密敗

我家者未必非公等二人自去大 初不謂果行也
居三月劫不復至則二人果斃帽兒于光福山中惡
少有知其事者以帽兒無辜見殺遂相戒不爲劫故
大區之門宴如前二捕輒忻喜至曰爲君除害矣信
有徵乎大區驚愕二捕出帽兒手掌有舊時漁父所
傷痕云吾輩推墮于崖下死而剖掌以爲信有功者
賞當何如遂以千金爲謝居三日光福山村民來詣
小嬌云汝夫爲人殺屍棄崖前而缺一手掌小嬌跣
而歸視遇惡少于路謂小嬌曰凶人爲二捕主者即

大區郎君實未爲劫也小嬌涕泣卽陳牒于五湖長
執二捕施巨刑稱與帽兒有隙乘醉推弊之寔無割
手掌事小嬌呼曰劉大區具區鉅富被劫而疑吾夫
使人戕賊乞置勘五湖長諾曰劉姓嘗死久矣吾豈
釋蛇首而求之腹尾耶夜半覆詰二捕卽自陳得劉
姓千金以手掌報命事五湖長急捕大區一訊卽悔
服云以掌來示輒埋之非首禍者致賊數萬始付獄
大嬌自乘肩輿出門商于能訟者羣訟士悅其色利
其財大嬌揮金帛如練糝卽下體且勿恤矣一訟士

魚秀才與大嬌尤密私相議策云席帽兒手掌汝家
埋諸乎曰然魚曰獄將成官必來驗則無及矣盍命
人移其埋所大嬌聽之掘手掌者來告地中惟敗木
形如人掌吾仍掩之魚曰果爾以妖妄置二捕于死
大區可活也不數日五湖長果以手掌證遣尉曹驗
之得木掌仍銀二捕以爲幻事二捕死不服惟指大
區大嬌復謀之魚報云卽賄獄卒乘其患創也毒殺
之以滅口大嬌又聽之二捕斃于獄大區得以牽累
免惟小嬌曰號于五湖長之庭大嬌以書勸云妹之

帽兒卽姊之大區求真八倫不當出長橋下何入世
卽迷本來也小嬌呼號少息然誓不適貧人無何大
嬌以大區外出遺迎小嬌至則執手嗚咽大嬌云席
家郎未必死其本學可疑然妹之緣亦盡矣盍與吾
博攬羣英及時行樂依于劉氏如鴛鴦之暫借一枝
耳小嬌意動大區自尸後出陳其未有殺害意姨竟
無歸何不與姊同事大嬌亦怨患之小嬌遂詣其惟
大區出囹圄後精氣衰颯泣氏姊妹多匿男子與私
者歲餘大區鬱勃死姊妹爲逆門之行凡與合者必
將以不腆然夜深拈杖逐門外者亦趾相錯也狂蕩
數年旋有鬻術于市者以筆塗紙卽現其人意中人
及意中事大嬌命畫一幅私展之則入山中求偶席
帽兒事小嬌所得畫幅則素衣與大區交合態也姊
妹各驚異諦視其人卽帽兒焉急奔入內帽兒躡其
踪兩姊妹初甚疑拒帽兒曰女兄弟爲婚謂吾與大
區死也今吾尙存盍兩事我大嬌云此亦無不可但
君何以墮崖前斷手拏不死而數年中復棄吾妹之
甚也帽兒曰二捕傾我于光福山中吾魂隨白丸出

于口彼斷吾掌吾潛刻木形者易之耳小嬌曰郎今
已仙吾姊妹願爲鷄犬可辱收乎帽兒曰吾受辱未
盡仙期不至也吾亦願畜娼姊妹大悅天明各抱持
一木偶人卧皆如帽兒狀遂相與計曰幻報將至久
假宜縣出門易村婦服將還長橋至瀾湖不得渡老
叟乘舟舉網姊妹呼載叟曰女子亦吾網中物何以
載爲掌舟命入至中流老叟顛舟沉于水姊妹故善
水者方將泳游已入叟網俱復其質兩青色小蛟也
出水死叟煮之如王縮魚至長橋沽酒將飲帽兒手

握白丸涕泣拜叟曰聞吾妻江小嬌被吾師烹餽有
諸叟曰其肉在釜中吾與子啖帽兒嘆曰師誅江氏
亦慘矣叟曰彼乃長橋下老蛟之二孽也老蛟爲周
孝侯誅吾與子皆孝侯部下死齋萬年之難証果得
忍辱地仙烹蛟亦繼孝侯之志帽兒方悟與叟共食
蛟盡器而去

毓闈子曰蛟之生也訟士得以寢其皮及其誅也地
仙方能食其肉寢食之際聖狂以分其理微矣世無
授丸之哲人下網之妙手如席帽見忍辱無成終爲

異物者又不多乎哉

八八媳婦

洞庭修蛇被斬後遺其二卵入粵者名香蛇爲婦人所致皮以鼓絃肉以供饌入黔者名色蛇見婦人則愛護不忍戕賊亦鮮遭捕誅明水西安氏之亂蠻女被戮安氏僞主一人及其女土官三十二人姻族三十一人同竄黔西州山中轟然落陷坎中以爲黑嶽底矣倏見火炬至覘之乃是五色巨蛇來以目爲炬六十四人各哀號呼菩薩旣而蛇作人語云色府君

非吞噬者官兵卽入谷娘子輩有急須以法護耳六十四人又呼菩薩未幾礮聲出林外忽腥風捲沙石雷聲殷然官兵如有所觸皆掩面退走不入谷中六十四人俱縱體投地呼蛇菩薩天明散去各慶再生云歷數紀此色蛇以山神考察居上第送天曹注活婦女功宜受樂趣轉人輪爲鍾蔣侯仍生於黔由科第蒞官落至三品秩鍾君圓目長喙舌自抵於鼻五歲能自言其前生爲蛇故事家人詭而秘之八歲時有僧善相者語之云汝精靈道中來陰德極富八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年申合有八八媳婦同室而不同穴如不滿數壽可
百年十二歲知好色喜與婦人接雖被詬辱無忤容
十六歲娶巴氏女体弱不勝砧杵而歿年二十至三
十置小妻二十餘人皆相繼亡或去年四十八得姬
四十有奇皆十五歲以上者嗣是無死亡棄去之事
年六十得姬五十四嘗以相者語告人曰八八之數
謹少其十吾將取盈焉不百歲何害又四年夏四月
鍾君有姬六十三人矣大者歲過三十穉不及二旬
鍾君悉而數之喟然曰是一者而不子界豈造物者
真不欲吾死耶未旬日有以雛女至者云安姓方十
四歲鍾君悅之置於末位八八之數盈焉凡政事之
暇一晝夜而遍歷諸姬六十四人中少長俱受節制
惟小安氏出奇兵跳梁使老陽撓敗冬十一月鍾君
戰死於小安氏之房距生年六十四羣姬爲易簣見
其鼻孔出一小赤蛇蜿蜒入床下歿既殮棺下昂首
兩巨蛇如保護狀回斂之夜羣姬夢鍾入撫床大慟
兩巨蛇來叩頭若有所請鍾乃變五色巨蛇穿戶而
出引首迴眄儼如衾裯色笑云

此書雜言卷十二
賢安氏曰聞六十四姬經年散盡始知冥數中以淫
報德非其正者夫在人爲妖而在蛇爲福蛾眉而脩
卦象宜乎蕩子有餘慕焉然鍾君壽可百歲而以八
八之斧戕伐八八之筋血人道絕而蛇神歸吁可哀
矣色亡之飛行善事者凜之哉

